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内容简介

对很少几位作家才可以这样说：“要是没有他，法国文学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卢梭就是属于这少数之列的。他活着的时候，人们都以为他是个疯子，死了以后，全法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才觉出他的天才与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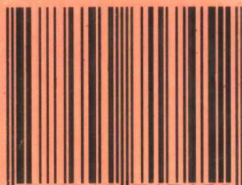
卢梭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在“再也没有兄弟、邻人、朋友，没有任何人可以往来”的悲戚境况下，坦然写下了十篇“遐想”，成为卢梭留给后世的最富特色的不朽之作。

译者袁筱一为南京大学青年教师，曾获法兰西青年文学大奖。



策划编辑 宋安群
 金龙格
责任编辑 金龙格
审读编辑 朱寿兴
装帧设计 林晓鸿
插图翻拍

ISBN 7-5407-1745-9



9 787540 717452 >

ISBN 7-5407-1745-9/I·1121

定价：9.80 元

156
14

一个孤独漫步者 的遐想

[法] 卢梭 著
袁筱一 译



漓江出版社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法] 卢梭 著

袁筱一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荔浦县印刷厂印刷

厂址: 广西桂林荔浦县城南街中园路 24 号

邮编: 546600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插页: 8 字数: 97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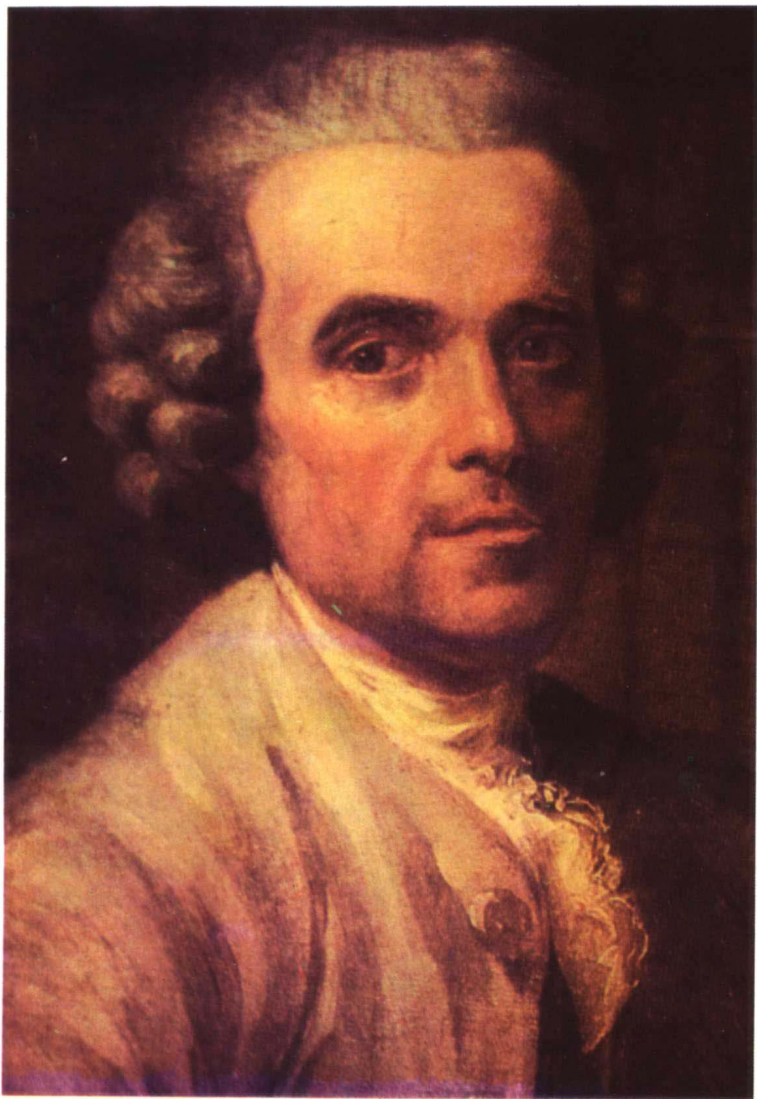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6001—11000 册

ISBN 7-5407-1745-9/I·1121

定价: 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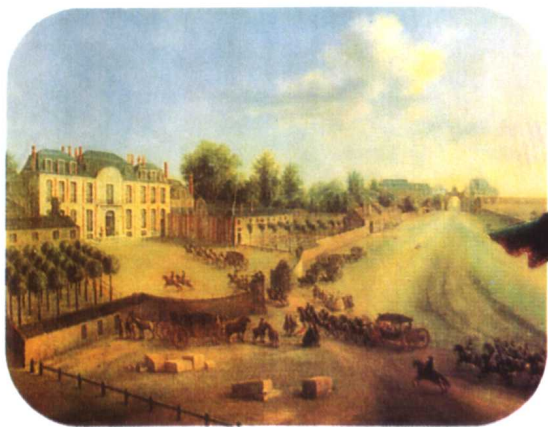
卢梭——自然之子、真理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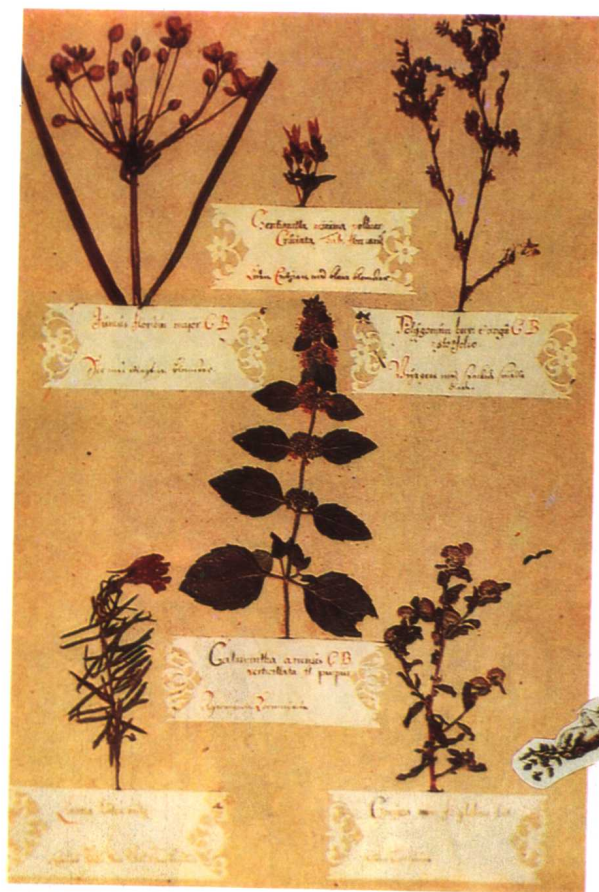
卢梭一生饱受诽谤、侮辱、流浪、孤独之苦，他的苦难也是他的幸福。



在爱尔梅农维尔园中，卢梭最后几次漫步。这是卢梭进入坟墓前留给世人的最感人、最孱弱的形象。



风光优美的郊外、森林是卢梭漫步遐想的最佳场所。



卢梭漫步时采集的植物标本



上图：卢梭与华伦夫人在乡间的一座山坡上生活了四五年时间，使卢梭享受到了一世的纯净幸福的生活。

下图：聚在卢梭身边的上流社会妇女。



华伦夫人的故居



卢梭之墓



卢梭的蒙莫朗西乡间住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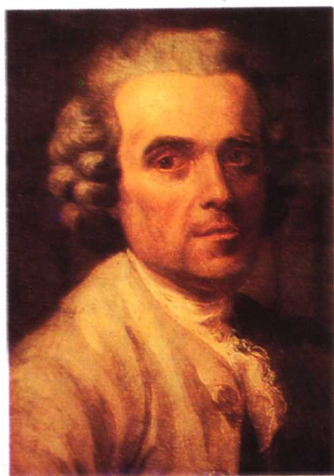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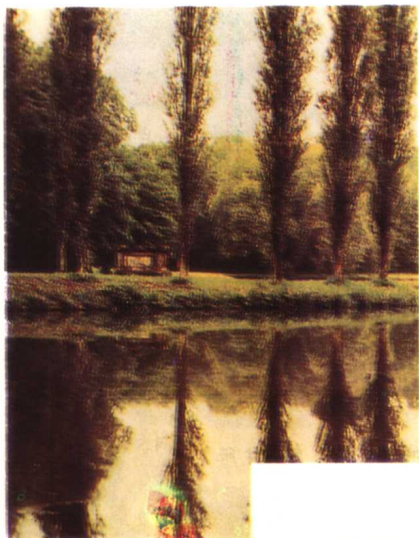
卢梭接待女友
欧德多夫人



卢梭与
华伦夫人



卢梭临终遗言：“今天是多么纯净、安宁啊！大自然是多么伟大啊！”



1778年7月2日, 卢梭溘然长逝

他被葬在阿尔梅农维尔园美丽的杨树岛上

墓碑上刻着: 睡在这里的是一个热爱自然和真理的人



译 序

据说这是卢梭的最后一部作品——《漫步之十》写于1778年4月12日，后来就没有继续下去（是不愿呢？还是不能？），到7月卢梭猝然去世，一直都还是这么两张纸，戛然中断而没有余音。换了现在流行的方式，在书店门口竖一张蜡黄的纸板，写着谁谁的遗作，照例不太好看的黑字，也很有触目惊心的效果，惊的是好奇心。

中国古话里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评论界一向把《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视为卢梭临终前的善言。“我烦躁、我愤怒，这使我沉溺于一种谵妄之中达十余年之久”。如果我们相信卢梭的话，他是在写这十篇遐想的时候才“重新找回了灵魂的安宁”。十篇漫步没有一定的顺序，也没有一定的体例，连确切的写作它们的时间都几乎无从考据。就在这种状况下，这十篇漫步成了卢梭“最富特色”的作品。

· 2 ·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善言的卢梭是冷静的：于是我只剩下一件事可做了，我终于决定服从命运的安排，再也不与这定数相抗了。（《漫步之一》）

善言的卢梭是感人的：他对命运的服从虽脱不了无奈却很有高尚的意味，上帝是公正的，他希望我忍受苦难；并且他知道我是无辜的。这就是我信心不灭的动力，我的心，我的理智告诉我，我没有错。（《漫步之二》）

善言的卢梭是坚决的：我的思想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最稳定的境况中，躲在良心的保护伞下，渐渐习惯了安居的日子。外界的任何理论，旧的也罢，新的也罢，再也无法使之发生动摇，再也无法扰乱它的片刻安宁。（《漫步之三》）

善言的卢梭是明哲的，在对谎言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思考后，他说：梭伦的那句名言的确适用于任何年纪：学会智慧、诚实、谦逊，学会不高估自己……是永远不会嫌晚的。（《漫步之四》）

善言的卢梭是纯稚的：他会带上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将一窝兔子送到小岛上，为它们建立一个小小的殖民地，“风光可不亚于阿尔戈号船员的领队”。（《漫步之五》）

善言的卢梭是坦然的，无论他们再怎么都是徒劳；我对他们的反感永远也不会发展为强烈的嫌恶的，想到他们为了拴住我，自己也不得不处处受到我的牵制，我真是很可怜他们。（《漫步之六》）

善言的卢梭是悠闲的，将余暇投入对植物学的爱好之中：要将穆莱的《植物界》熟记在心，并且

认遍世上所有的植物。(《漫步之七》)

善言的卢梭是警醒的：自尊对于骄傲的灵魂来说，是最大的动力；而自负，因为容易让人产生幻觉，乔装改扮一下，一不小心就会被误认为是自尊……(《漫步之八》)

善言的卢梭是温良的，谁都无法不为他的种种作为而感动：他出钱让寄宿学校的小女孩玩轮盘赌，会买下集市里小姑娘的苹果分给围在一旁的萨瓦小伙子，会扶残老军人过河……(《漫步之九》)

最后，卢梭是多情的：1778年4月12日，是他与华伦夫人相识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只是这一篇漫步，这个“最出色的女人”似乎没有再多的话好讲了，终于成为永远的遗憾。(《漫步之十》)

不错，这里的卢梭的确是真实的，他并没有存心要辩解什么，说明什么。严格来讲，《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不能算是一部作品。在1778年5月2日，卢梭将《忏悔录》以及《对话录——卢梭论让一雅克》的手稿交给他的遗嘱执行人穆尔图，考虑作为遗著发表，并没有把他自己在《漫步之一》里称作“《忏悔录》附章”的遐想录包括进去。答案也是在这十篇漫步里，但在上述的十点之外，很显然，对于卢梭自己而言，这十篇漫步只是卢梭对自己的一个交待。他在尝试着接受自己，接受自己的生活哲学，接受自己对突如其来的做人失败的解释。很难想象一个自己都接受不了自己的人，能在某一天为大众所接受——这不可能不是卢梭的梦想，像他自己所说的“对孤寂生活抱有强烈的兴味，甚而

· 4 ·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再也不想离开这种生活”，说到底，这不过是骄傲的嗟叹而已。

只是时间的安排，往往出现人不能自主的悲哀。卢梭当时对自己都未能交待清楚的一种心情，最终还是被印成了铅字。他为了平复自己的焦灼对自己说了又说的安宁、平静、孤寂、也把后世的读者往误会里带，殊不知卢梭的笔下，这几个词都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我们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复述“人文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卢梭那悲伤动荡的一生、他耀眼的声名和他最后遭到放逐的结局。18世纪，到了今天再回头去看，通常是要被指责为专制的年代的；专制的必然结果就是冲突，冲突的方式也必然不一样。在冲突时会有暂时的赢家和输家，可事件过去了，留下的却还是那么几个人类的基本问题：人为什么要活？人应该怎样活？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等等，等等。而在那个人们刚刚开始思考自己的时代，卢梭是免不了要痛苦的，这种痛苦，也决不是通过自称“重新找回了灵魂的安宁”就可以平息了的。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里，卢梭依旧是那个矛盾重重、犹疑不决的卢梭。其实，正是这种在跟自己对话时才更一览无余的矛盾，使得这时的卢梭更为真实，更为感人，更为亲切一些。因为他是在试图“了解自己而不是为了教育别人”。了解自己作为一个基本的人的根本所在。

矛盾至少是该有这么几个：

首先是对待命运的态度上，卢梭在《漫步之

一》里就一再说他已“甘心于万劫不复的命运”，说他“此后完全听天由命了，这才得以重返安宁”，他努力说服自己，就像他自己在《漫步之五》里用的暗喻，要做一叶小船，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随波荡漾，虽然“没有一定的目标，依我看却比所谓人生最温馨的乐趣要好上几百倍”。但是卢梭对命运绝对有着比今人还要透彻、精辟的理解：“当不幸的人们不知该将伤害归咎何人时，他们就把它归到命运的头上，将命运拟人化，给命运添上双眼和思想，这样就好像是命运瞄准了他们似的。”卢梭是真的甘心于这看不见、摸不着的想象中才被拟人化的命运吗？不，一个有思想的人服从的只能是自己的思想，不论这思想是否成了什么体系，为此他仍然热衷于指责别人的哲学：“我见过许多人，他们研究的哲理远比我的要精深，但他们的哲理可以说与他们的自身却是不相关的。为了显得比别人博识，他们研究宇宙的结构，就好像出于单纯的好奇心去研究他们所撞见的某部机器一般。”——卢梭的整个哲学要旨便在这里，他要研究的是人的哲学，而非机器的哲学，只是他不知道为什么遭到摒弃的竟是前者，所以他也像他自己的分析一般，将之归于命运。这是一种不甘的无奈。

其次我们可以看看他自己所描述的安宁状态。通常，提到《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评论界总不会忽视《漫步之五》。这篇漫步是对圣皮埃尔小岛上那段日子的回忆，是被公认的最优美的一篇漫步，很有中国古山水画或田园诗的味道，给我们的是整个

归隐大自然的陶渊明的形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便是卢梭所构造的安宁。但是卢梭在这里根本就是混淆了真正的安宁和他所臆想的安宁之间的界限：真正的安宁不是鸟啼鹰啼、山间落泉的环境，真正的安宁是在我们的心中。一个宣称“被自己感官牢牢控制的人”，一个“一旦某样东西作用于感官，情感便无法不为之触动”的人，是不可能真正拔除心中的不安宁因素的。而且我们的不安宁因素往往是在于我们自己，在于我们对自己的怀疑与焦虑。正因为这样，在《漫步之三》里声明“没什么好忏悔”的卢梭在《漫步之四》里就被罗西埃神父一行题词所激发，就谎言这个问题展开了气势不凡的探讨、忏悔和辩解，也正因为如此，坚信“只身一人，没有兄弟，朋友”甚至没有“同类”的人竟会被人们喜庆的节日气氛所感染，竟会为一个对他稍事亲近的老残废军人“孩子气地放声大哭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暴露了一个人最基本的矛盾，那就是对于周遭环境的一种类似于“鸡肋”的态度、深深的厌倦和骨子里的不能舍弃。由于这个缘故，人类是贪婪的，并且这种贪婪，不是贪自己没有的东西，而是贪天天在见、天天拥有着却不知珍惜的东西。

卢梭的这种矛盾态度同样表现在他“余生里的爱好”上。早在1772年，卢梭因《爱弥尔》一书被迫流亡，他就认为自己要永远放弃写作的职业了，他宣称要把精力集中在自己身上，要潜心研究自己。在《忏悔录》里，曾有这样一段：“这个工作一抛开，有